

德国戏剧选

瓦 格 纳

漂泊的荷兰人

(三幕浪漫歌剧)

剧本：1840年5月——1841年5月

谱曲：1840年5月——7月开始，1841年11月最后完成。

1846年、1852年、1860年三次修订。

首演：1843年1月2日，德累斯顿宫廷剧院。

人 物 表

达兰德（挪威船主）	男低音
森塔（船主之女）	女高音
艾里克（青年猎人，森塔的情人）	男高音
玛丽（森塔的乳娘）	次女高音
荷兰人（幽灵船船长）	男中音
舵手	男高音
水手、少女、猎人	

时代：十八世纪

地点：挪威一渔村

〔乐队奏序曲〕

第 一 幕

前景为挪威陡峭而多岩石的海岸。海上一场暴风雨咆哮而至，但岩壁间的暴风雨却断续不定，比较平静。挪威船长达兰德刚让他的船在近岸处抛了锚，水手们忙着卷帆系统缆。达兰德上了岸，登上悬崖，想辨认一下到了什么地方。

水手们

嗨哟嗨！嗨哟嗨！嗨哟嗨！嗨……

达兰德（下到岸上。）

毫无疑问，暴风雨将我们由避风港
卷离了七英里。

于长久航行以后，我们的登陆点曾近在眼底，
如今可真见鬼。

舵 手

（在甲板上，用手围成话筒喊话。）

哎！船长！

达兰德

船中状况如何？

舵 手

都很好，船长。我们很平安。

达兰德

这里是桑德维克，我知晓这处海湾！

见鬼！从岸边我看见了屋子。

森塔，我的女儿。我仿佛就要抱紧你了。

但这邪恶的巨风吹了起来，

谁会相信这风，渴望魔鬼的怜悯！

（走上船去。）

有何用？耐心些！风暴已经开始减弱，

如此狂暴的风势，不会持续很久的！

嗨，年轻人们！你们值班很久了。

如今去休息，我没何事可担心的。

（水手们下去。）

舵手，你能代我值班吗？

再无危险了，但你最好可别睡着。

舵 手

安心休息吧，做个好梦、船长！

（达兰德下到舱里去，舵手在舵旁坐下。）

于来自遥远海里的暴风骤雨里，

我的爱人，我开始靠近你！

跨越这南来的汹涌波峰，

我的爱人，我到了这里。

我的爱人，如果没有南风，

我再也不会到达你身边。

啊，期盼的南风，刮得再猛烈些吧！

我的有人在想念着我！

嗨嗨哟！嗨嗨哟……

（一阵大浪升起，猛烈地摇撼着船只。）

在这南方的彼岸上，在这遥远的国度，
我思念着你，
穿越风暴与海洋，由摩洛哥海岸
我为你带去些礼物。
我的爱人，赞颂那南风吧，
我带予你一枚黄金的指环，
啊，宝贵的南风，刮得再猛烈些吧！
我的爱人会喜欢这件装饰品。
啾啾……

（睡意征服了他，他开始打起盹来。“漂泊的荷兰人”的船飞速出现在岸边，在挪威船只对面抛下了锚。舵手突然醒来，又开始唱他的歌。）
我的爱人，如果没有南风……
（他再次睡去。荷兰人上了岸。）

荷兰人

时辰已到。
七年多已然度过，
厌倦的海浪将我卷上了陆地。
啊，高傲的海洋！
不久你便又要忍受着我。
你的无礼瞬息即逝，
但我的苦痛却与世长存。
我从陆地上向往仁慈，
可一直是踪迹难寻。
可是你，海潮啊，我会永远忠实，
直至你最后的波涛平息，
直至海枯石烂。

有无数次我希望着将自己投进
那海洋的最深最深的深谷，

啊，但我依然寻找不见死亡！
在那儿，在这海船的可怕坟墓里，
我带着自己冲向礁石，
但是，却没有坟墓愿遮蔽我！
徒劳地，我对那些海盗挑战，
渴望在猛烈的战斗中找到死亡。

“就在这里”，我喊道，“显露一下你的胆量吧，
我的船只装着财富与珍宝。”
哎呀，海洋狂野的子孙，
于恐怖与漂泊里饱经磨难。
有无数次我渴望将自己投入
这海洋的最深最深的深谷。
在那儿，在这海船的可怕坟墓里，
我带着自己冲向礁石：
但哪儿都并非墓地！始终没有死亡！
这是使人畏惧的惩罚与命令。

我询问你，全能的天使，
谁将为我胜得最后的拯救？
当你为我指明获救之路时
我仅是你藐视的可怜玩品吗？
徒劳的希望，恐怖且无益的傻事！
尘世间没有永远的忠诚！

仅有一个期望留予了我，
仅有一个期望不曾破灭，
虽然大地的种子期盼茁壮成长，
但有一天它也必将死亡！
末日审判！世界的末日！

你几时照亮而且完结我的长夜？
几时会响起那破裂的声音，
那会世界灭亡的末日之音？
当一切的亡魂由地狱里升起，
我也会归于虚幻。
花花世界啊，完结你的旅程吧。
永远的灭亡啊，与我一起。

荷兰人船上的水手（从船舱中应和。）
永远的灭亡啊，与我们一起。
（达兰德走上甲板，注意到荷兰人的船。）

达兰德

嗨，我说，船员们！

舵 手（半醒着）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啊，可爱的南风，刮得再猛烈些吧，
我的爱人……

达兰德

你什么也未看到？
你始终在认真值班，是吗，年轻人？
那儿停了艘船。
你睡了很长时间？

舵 手

让撒旦掠走它吧！
请宽恕，船长！（他拿起话筒，向对面呼喊。）

哎，你们是谁？

达兰德

他们看上去与我们一般懒散。

舵 手

请回答！报出船名，挂上旗帜！

达兰德

等等！我猜我看到了船长。

喂，听着！船员！

你叫何名字！由哪儿来？

荷兰人

我由遥远的地方来：在如此的暴风雨里，
你会回绝我们抛锚停泊吗？

达兰德

上帝不允！

船员一直是好客的！

你是谁？

荷兰人

一个荷兰人。

达兰德（和荷兰人在岸上会合。）

上帝保佑你！

这样说，这场暴风雨也把你们
驱逐到了这荒凉且多礁石的海滨？

我可更倒霉：离这儿仅有几英里
便是我的家，当我必须改变航向时，
我几乎便要到家了。
说说吧，你由哪儿来。
受到伤害了吗？

荷兰人

我的舰船很坚固，
它不会受到伤害。

在暴风雨与邪恶的风驱逐里，
我于海洋上到处漂泊——
我根本不知道这已有多久，
我已不再算计年月，
要将我所渡过的地方叫出名字来，
那压根不可能。
我唯一期盼的事情便是，
我能回到我的家园。
请同意我在你家里稍做停留，
你不会为你的友善感到悔恨。
带着世界各地的宝贝，
我的船只满载而归，假如你允许，
你将从中间受益非浅。

达兰德

简直难以相信！我能信任你的话吗？
恶运仿佛将你变得麻木不仁了。
我会尽我所能来帮助你：
但是，我能问问你的船中装载了何物吗？

荷兰人

你定会看见最稀有的宝物，
昂贵的钻石，无价的珍珠。

（与此同时，荷兰人的两名水手把一箱珍宝抬到了岸上。）
看看吧，为了一块溢出友情的屋顶，
我为之付出的代价定会使你满意的。

达兰德

什么？这可能吗？这堆珍宝！
谁能富有得为这事付出如此大代价？

荷兰人

代价？我仅是如此称呼它：
所有这全部仅是为了一宿的安居！
你所看见的仅仅是我的收藏里，
最微小的那部分。

珍宝又有何用处？我无妻无子，
并且我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故乡。

我会将我全部的财富都付给你，
假如你给我一座新家，与你家在一起。

达兰德

我听见了什么？

荷兰人

你有女儿吗？

达兰德

确实有，一个好孩子。

荷兰人

使她成为我妻子！

达兰德

什么？我不曾听错吧？我女儿当他的妻子？

这却是他自己的建议！

我大概在担心，假如我一犹豫，

他也许会改变了打算。

我不清楚我醒着还是于梦里，

还会有比这会受喜爱的女婿吗？

失去了这个机会，我定是傻瓜！

我真为我的幸运高兴！

荷兰人

啊，我无妻子，无儿女，

在这个世界中我无牵无挂！

残酷的命运驱逐着我，

苦痛是我仅有的伴侣。

我再也到不了自己的故乡，

获得珍宝对我又有何用处？

只要允许我们的结合，

你便可以拿去我的财宝。

达兰德

好的，陌生人，我有个漂亮的女儿，

她将一位孩子真诚的爱都奉献给了我。

她是我的荣誉，我最大的福气，
我悲哀中的慰藉，我成功时的快乐。

荷兰人

她会始终爱她的父亲：
对他忠实，也会对她的夫君忠实。

达兰德

你奉献出珍宝，无价的珍珠，
但是无法战胜的人，一个忠实的妻子……

荷兰人

你给我了？

达兰德

我对你保证。
你不幸的命运感动了我，你又如此慷慨，
你显露了一颗高尚的心灵：
我喜爱我的女婿这样，即使你不如此富有，
我也不会去考虑别人。

荷兰人

太感谢你了！我今日会看到你女儿吗？

达兰德

头一阵顺风便会让我们回家。
你定会看见她，假如你喜欢她……

荷兰人

她就将属于我了……
她能成为我的安琪儿吗？
因为那恐怖的痛苦，
当我向仁慈的渴望驱逐着我时，
我会信任那给我的仅有希望吗？
我会怀着痴心妄想，
以为会有位天使可怜于我？
那让我的头脑茫然麻木的苦痛，
我终于抵达了尽头吗？
啊，不会有希望，似我如今这样，
却始终怀抱着期望。

达兰德

这场狂风暴雨应当赞美，
它将我驱逐至这个海岸旁！
真的，我必须抓住
他如此慷慨地奉献于我的东西。
将他带至这个海洋的风啊，
我赞美你！
啊，一切父亲所寻求的，
一位富有的女婿，是我的了！
是啊，对一个如此富有而且高贵的男子，
我很愿意献出我的家与女儿。

舵 手

啊，南风！南风！

水水们

你好——嗨，

舵 手

啊，可爱的南风，刮得再猛烈些吧！

水手们

哈啰 嗨……

达兰德

你瞧哪，命运已保佑你。

风向转顺，海洋平稳。

我们如今便起锚，

加速航行回到家里。

舵手和水手们

嗨嗨……

荷兰人

我能够乞求你们于前面航行吗？

这风如此清爽，但我的船员全疲倦了。

我使他们稍作休息，随后跟上来。

达兰德

但我们的风呢？

荷兰人

它会有好长时间由南方吹来！

我的船快，一定会追上你们。

达兰德

你如此想吗？或许是吧，
再见啦！你今日会看见我的女儿。

荷兰人

一定会！

达兰德

啊，船帆已涨得饱饱的！
哈啰！哈啰！
来啊，年轻人们，出发！

水手们

于来自遥远海洋的暴风骤雨里，
我的爱人，我开始靠近你！呜啦！
跨越这南来的汹涌波峰，
我的爱人，我来到这儿！呜啦！
我的爱人，如果没有南风，
我再也不会来到你身旁。
啊，可爱的南风，刮得再猛烈些吧！
我的爱人在思念着我！
嗨、嗨、嗨……

第 二 幕

达兰德家中的大厅，墙上挂着船只的图片、地图之类东西。后面墙上是幅面色苍白、深色胡须、披着黑斗篷的年轻男子画像。管家玛丽和姑娘们围炉而坐，正在摇纺车。森塔靠在一把老式靠椅中，在梦幻般出神地凝视着墙上的画像。

姑娘们

唱着歌曲嗡嗡响，美好的纺车。

轻巧地、轻巧地转起来，

纺啊，纺出千丝线，

唱着歌曲嗡嗡响，美好纺车。

我的情人出海远航，

他在思念家乡，

还有他忠实的姑娘。

我的美好纺车在又哼又唱！

啊，假如你驱赶着风

他很快便会到家乡。

纺啊！纺啊！纺啊纺！

仔细干哪，好姑娘！

唱着歌曲嗡嗡响，美好纺车！

特啦、啦、啦、啦……

玛 丽

啊哈！接着干哪！她们纺得如此忙！

每位均想赢得一位心上人！

姑娘们

玛丽妈妈，嘘！你明白
这首歌还未唱完呢。

玛 丽

那便唱吧，它能让纺车始终工作。
但是你，森塔，为何一言不发？

姑娘们

唱着歌曲嗡嗡响，美好的纺车。
轻巧地、轻巧地转起来。
纺啊，纺出千丝线
唱着歌曲嗡嗡地响，美好纺车。
我的情人远航于海上，
在南方，获取了黄金盈箱，
啊，美好纺车，转得再快些吧！
假如她的姑娘纺得好，
他便会将黄金献上。
纺啊，纺啊！
接着干，姑娘们！
唱起歌曲嗡嗡响。美好纺车！
特啦、啦、啦……

玛 丽（对森塔。）

你这调皮的姑娘，假如你不纺，
由你心上人那儿便任何礼物也得不到。

姑娘们

她可不会着急，